

教育：一帶一路的啟示

上周介紹參與“一帶一路”項目的觀察。本文是上文的再思考。也順便與讀分享一些更寬闊的一些想法。

老實說，見到來自各國的學員，已經有點激動。他們都是來自所謂“發展中國家”。這個詞的使用，近年愈來愈少，也有稱為“南半球”（South），五、六十年代曾稱為“亞、非、拉”（亞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），都是想避開經濟的標籤。的確，南半球與北半球，除了氣候不太一樣，經濟水平也很不一樣。但是，還要再加上人種的差異 - 除了澳、紐，南半球都是有色人種為主。

筆者第一次接觸這些國家的人，是 1983 年到倫敦念博士。宿舍裡有不少非洲同學，許多還成了好朋友。那是第一次結交黑人朋友。友情和專業的共同語言，打破了膚色之間的隔膜。也是那裡，接觸了不同文化，以及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和理想。近一年的密切交往，深深感到，每一種文化，都有她的特點，但都有她長期存在的原因和價值；因此都值得我們尊敬，也就是說文化無優劣；文化之間，是平等的。

用一種文化的觀點，對另一個文化作判斷，其實是有一種愚昧；因為這是只知道自己文化的框架，而不知道人家文化的底蘊。是只知道在自己文化裡面的是非、優劣、高低、…，而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更大的天地，還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是非、優劣、高低、的標準。是另一種狹隘，另一種井底蛙。

文化各異 學校相同

教育而言，雖然都是為了下一代，但是地理、經濟、習俗、信仰、…在在都使他們的教育有各自的文化特色。但是隨著歐洲文藝復興之後的科學發展、航海技術的發達、船堅砲利的軍事優勢，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霸佔，也帶來了歐洲文化的蔓延。尤其是教育，北半球的系統化的學校形態，也衝破了基本上沒有教育系統的“亞、非、拉”。北半球工業流程模式的學校制度，橫掃全球。那是 19 世紀。

二戰以後，一方面“亞、非、拉”許多國家脫離了殖民統治，獨立了；另一方面也讓國家之間的經濟強弱，更加明顯；形成了北半球“援助”南半球的局面。援助應該說本來是善意的（許多歐美國家都有對外援助的部門），但也標籤了“受援方”的弱者身份。極端的情況，也造成了所謂“發展中國家”對援助的依賴（dependency）。實質上離“獨立”更遠了。

“北”對“南”的援助，教育是非常顯著的項目，而且持續性較強。其他如醫療、基建、農業等，成效都不容易明顯。教育就不一樣，在普及小學的大目標下，講究入學率、建設校舍、培訓教師、投入經費、等等，都可以有非常清晰的具體指標，卻是其他項目不容易有的。1960 年代，出現了教育經濟學，核心是計算教育的經濟回報，更加鞏固了全球政府對教育的“投資”，而學校的模式基本一樣。隨後的人力資本、人力資源概念，歷久不息，直至今日。在政府而言，又不可能擺脫這種經濟話語（Economic Discourse）

但是，回顧起來，這種模式的教育，這種形式的學校體系，是否適合每一個社會的文化？不知道！因為沒有另類模式的嘗試與比較。至今，另類學校不是沒有，但絕大多數在“北半球”，可以說是學校制度以外的奢侈。在“南半球”的

的教育，絕大部分都依賴傳統的學校制度；而學校裡面，都還是在為學生的“學習”而掙扎，而“學習”，又往往是“分數”的代名詞。

如今，全球學生抑鬱的普遍性，學生輕生頻盈。如此大面積的現象，不是個別的心理學家、精神病專家可以解決的。有沒有人嘗試從宏觀的角度，從全球的視野，想一想：我們的孩子，生活在怎樣的一種氛圍裡面？

學校所見 感同身受

這次在上海接觸到“一帶一路”的教育工作者，大都是在這種掙扎中尋找出路。他們都“懂行”，他們在中國看到的中國學校和學生，感同身受！因此他們感到眼前一亮的，也許是中國人自己習以為常的，但其實可以是非常珍貴的！

看到上海這次一帶一路項目的匯報，裡面附有許多學員的反饋。這裡摘取一些原話，相信足以印證上述的分析。

“以愛為核心… 學校營造了一種友好的氛圍，讓學生和家庭都感到舒適。如果我小時候能在這樣的學校學習，我會感到非常開心，因為這樣的文化對學生非常友好，而[現實中]大多數學生通常會害怕上學。”（馬爾代夫）

“我深受感動，看到一些老師對學生表現出真誠的關愛、體貼和關心。我從中學到，良好的師生關係是教學和學習的起點。你需要與學生建立親密關係，傳遞愛心，這樣其他一切都會順利進行。”（肯尼亞）

“特別是這一次看到這些學校每些學生在學習的，學的學習得很開心，然後學習的效率也提高了。”（緬甸）

“…致力於為學生、老師，甚至家長創造一個充滿支持的環境。以愛、合作和社區參與為核心的理念非常有力量。在我們社會，依然以傳統教學方法為主，看到這種新方法讓我對改善我們的教育系統充滿希望。”（菲律賓）

經濟話語 悄悄超越

“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對全面教育的重視，…我特別欣賞…在學生和家長之間營造充滿愛、社區參與和支持性的環境，這與我們在烏干達面臨的挑戰非常相似。…即使資源有限，一些小的改變也能帶來很大的影響。（烏干達）

“這次中國之行對我來說真的是一次改變人生的經歷。這種以愛、合作和支持性環境為核心的教育理念與我的想法非常契合。在埃及，…教學往往過於注重內容傳授，而忽視了學生的全面發展。回到埃及後，我希望探索如何創建一個更加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，這種環境不僅應用技術，還注重學生的情感和社交發展。”（埃及）

“這次中國之行對我來說是一段非凡的經歷。這種為學生、教師和家長營造支持性、充滿愛和合作氛圍的教育理念，我認為對全球的教育都至關重要。”（墨西哥）

“如何讓學生感到快樂，培養他們對世界和中國的熱愛。這些不僅是中國所需要的，也是全世界所需要的。”（巴基斯坦）

“我們在西方國家經常被誤導，西方媒體說中國教育在給學生“洗腦”，但我發現這完全是誤解。”（斐濟）

這些都是他們親身進入學校之後得到的感受。這也證明，訪問學校是最好的交流，人類的知識是在現實的經歷中構建的，聽報告達不到這樣的感受。上述這些學員的感受，其實也反映了全球的一些普遍現象；這些現象，其實也包括許多“發達國家”。如此，他們所欣賞的，就不只是“中國好”，而是從中國的學校看到教育困境中的曙光。所以他們不斷說，他們看到的有全球意義。所以，幾乎所有的學員（都是在本國有影響力的），都說回國後要實施相似的理念。

對中國來說，他們的訪問就像是一面鏡子，可以反映出中國教育實踐中的一些特點。常常聽說“與國際接軌”，“軌”焉在？反而是通過其他社會的教育工作者的眼睛，可以認識我們自己從的特點。如此，中國教育也許在悄悄地嘗試突破工業社會遺留下來的、不合時宜的教育形態。



一帶一路學員嘗試學習崑曲，崑山學校有崑曲課程。